

蘇達

文字點亮畫面，勾勒出清晰輪廓

採訪撰文—王仁劭·攝影—林昶志

蘇達

臺灣原住民鄒族人、全方位創作型表演者、導演、編劇，2015年獲金鐘獎戲劇節目男配角獎。第一部編寫的電影劇本《山下無名》獲2019文化部優良電影劇本優等獎，第一部自編自導的電影《怎麼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的鬼》獲2023文化部優良電影劇本優等獎，預計於2026年上映。



如何詮釋一個角色——在一百種已知的構圖外，描摹出第一百零一幅輪廓。對演員而言，這既迷人又累人的動機，也像種貪婪。

而如果可以，蘇達應該會貪婪地，希望擁有更多雙眼睛。

2015年，蘇達以電視劇《鑑識英雄》獲頒最佳男配角獎，當初的感言「沒有小角色，只有大演員」至今依舊在他心中發酵。常聽到觀眾給予演員的評價是「演什麼像什麼」，但對原漢混血的蘇達來說，游移於兩條源流的輪廓，在他的成長經驗及演員生涯中，卻時而激盪波濤，時而潛伏暗湧。

從演員到編導，蘇達始終以雙眼來洞察片刻，並構築出恆久的畫面。

與眾不同，也是一個選項

在升學體制之下，渺小的舉動但凡激起丁點漣漪，似乎都能被視為叛逆。蘇達曾以人物傳記的方式來寫週記，從班上的一號寫到十五號，直到被老師制止。他曾經是大人眼中的問題小孩，只是多年後才驚覺，原來自己當時在做的事情就是所謂「角色描述」的訓練。

「寫文章這件事情，在晦澀的青少年時期是我的一個出口。」好不容易能透過創作來抒發想法，但蘇達縱使在作文上拿高分，主科成績卻是慘澹的個位數，文章句號與考卷分數零，明明都像個圈，但較大的圓總被視為重要，求學之路無奈打個大叉。

陷入自我懷疑像羽毛不斷掉落，撞牆的青春也飛不太起來，迷惘讓年少的蘇達對李查·巴哈的《天地一沙鷗》特別有感，他明白那種，在群體中就算不一樣也想被認可打勾的渴望。

殊異的雙眼， 造就畫面的萬種可能性

因緣際會下，蘇達看到由張大春小說改編而成的舞臺劇《我妹妹》，因此決定報考北藝大，此後開始接觸劇本，「文字」對他產生了更多意義。

閱讀劇本時，蘇達總是全神投入，彷彿連呼吸都緊貼著文字。他會一個字一個字念出來，跟著逗點晃動、坐在句號旁歇息、揣摩刪節號的氣息。演員追隨著文字的步伐，也感受符號的脈動，透過這樣的路徑直抵角色的內心深處。

「絕大多數文字都有畫面，就算是冷冰冰的條文也一樣。但迷人的，是不一樣的眼睛都會看見不一樣的畫面。」

「當然，有時是導演說了算……但我會提議可不可以用別的方式來詮釋我的理解。」蘇達笑著說。正是擁有此般好奇心及熱忱，





他的世界擁有足夠燃料得以不斷推進、創新，並且反覆的換位思考：如果我是你或他，我會怎麼做？

聚焦於人，身分輪轉間的視線

近年來，蘇達的重心從演員移至編導，以閱讀作品來拓展額外人生，發現自己更留意的始終是「人」，或者說——多重身分下，所能激盪出的迴響，就像他著迷於甘耀明《成為真正的人》在變遷的年代、族群的交錯與交融、文化的共鳴和差異、繁複的多元身分之下，講述如何愛人的掙扎。

而使他著迷的原因，其實是因為自己有著同樣一張「無法歸類的臉」。

「我媽媽是鄒族，爸爸是閩南人，遠遠看的話，我輪廓有點深，但如果跟部落長大的原住民站在一起比……就有點平？」蘇達自嘲著。五官似乎成為某種尷尬的存在，原漢雙族裔的成長過程，讓他不管是與人相處或進行表演工作，都耗費了長時間來摸索定位。

「我到底屬於哪一種身分？這疑問不斷在我的一生中冒出，也在我許多作品裡留下了影子。」

他們都是蘇達的影子。2015年《鑑識英雄》的原住民「頭目」獲得金鐘男配角獎、2019年《疑霧公堂》的漢人「李祥」再次入圍同一獎項，他們都是影子中的蘇達。

心被勾起，創作於是抵達

「所以比起結果，我更感興趣的是一個人為何會變成這樣子。」給壞人好的處境，也給好人負面的念頭，將某段隱形但沉重的經歷貼在角色身上時，能不掉落又不被看穿，是身為編導的蘇達給自己的挑戰。

雖熱衷於探索人性深層面，但說到底，蘇達仍然想在作品中撥動觀眾內心深處，那生來難以抗拒的，純粹的真摯情感，像他記得被伊格言《零度分離》所觸動，讀吳明益的《複眼人》曾哭出來，他知道一部深刻的作品能喚起某種愛的渴求，也是他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事。

「我寫的東西可以決定要感動誰，這樣講起來不是滿快樂的嗎？」

於是，這一次蘇達準備迎來預計於2026年上映、首部自編自導的電影《怎麼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的鬼》，希望能在觀眾心底激起一些漣漪。

而或許對蘇達來說，經過了許多閱歷之後，這一次透過自己作品所見的畫面，那些顯露的神情、朦朧的剪影，也許在閉起眼睛後，反而能成為凝視自身的方法，且發現輪廓同樣完整。

王仁劭

是彰化人跟說故事的人，部分作品散見報章雜誌，出版短篇小說集《而獨角獸倒立在歧路》，入圍 2024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。